

「\_\_\_的恩情，我永遠不會忘記。」

一心對獨居老人的恩情，我永遠不會忘記。

霧月春天似乎不曾離開，自春季之初，雨就沒有停過。霏霏的冷雨拍打着我的心房，讓我更感到世界的冷漠和悲慘。收到電話的瞬間，我的一手直顫抖着，人幾乎站不穩身子。匆匆跑到白色的空間裏，看見躺在病床的一心，我只得收拾當下的感覺，心裏奢想或許現實並非如此……

病床上的一心努力擠出微笑，彷彿要掩飾她承受的痛苦。只是臉上留下的淡淡脂粉沒法掩飾她的倦態，有如夾在字典裏的牡丹花，已然失去原有的綽約冶麗。儘管她還是一臉的從容，但我始終無法理解這樣付出的原因。難道要犧牲自我才能達到理想？與自己無關的事為什麼要這麼勞心費神？非要把自己弄得遍體鱗傷嗎？我打從心裏不明白，為什麼要為那群獨居長者爭取容身之所而弄得頭破血流。從我認識她，她總說：「不要害怕吃虧，覺得對的事就要做。」

但這句話怎能適用於現今的社會？我想「事不關己，己不勞心」更加貼切吧！要讓我吃別人虧，倒不如別人吃我虧。你為了他們昏迷多時，人家還會記得你？更別奢想有半句問候的話。我多想告訴一心，這個殘酷社會的真相。但抬頭一望，看到她那堅定的眼神，還有咬緊下唇的模樣，我實在不忍心。架上的果籃在一片白色中份外搶眼，鮮紅的蘋果只是病人的希望，我更加沒勇氣說出狠話。

縱使她的希望也許會變成虛妄。

躺在病床上的一心仍然惦掛那群老人家的現況，更托我去照顧他們。我千不願萬不願，她又搬出那句似是而非的句子，勸我對的事不要怕吃虧，我經不起她的苦苦哀求，只得勉為其難答應下來。穿過橫街，舉目就是這座苟延殘喘的大廈。鄰近都是光鮮亮麗的新式建築，只有它在鬧市中毫不搭調地佔了一角。大廈的外牆剝落，原來的紅色已經所以無多，褪下的只剩一片灰白。這篇灰白又讓我想起躺在病床的張蒼白。此時，雨水順着牆身流淌，天又下起大雨。

「一心還好嗎？」一把沙啞的聲線傳來，惡劣的環境隔絕了我的思緒，我已經分不清這把聲音是從我的歲月彼端傳來，還是旁邊的老伯傳來。我回過神，客氣地點了點頭，心裏想：還不是因為你們才讓他躺在醫院，還不是因為你們我才被迫接受這份差事。還沒有說出口，老伯介紹這座唐樓的悠久歷史：緊迫的空間，密密的房子，四方方的牆框，恍如一個個的監獄，而他們最自由的囚犯，自由在於他們仍可四處行走，但生活的迫窘卻令他們缺少了許多選擇，他們始終未能離開生活的困境。

我沒有在醫院細問一心受傷的經過。只好從老伯身上一問究竟，好讓自己了解為何一心如此一意孤行。老伯說起這幢樓宇的源起，說起一心一直為他們與對方周旋，說起她一直犧牲空餘時間守衛著陳年古物。最後，說到了結局……

「都怪我這群沒有用的老人，沒有能力與龐大的地產商對抗，一心那天舉起了橫額，一邊與他們對質，為了爭取權益，結果……」

結果一心在爭執之間，踏出了樓梯，摔得人仰馬翻。說罷事情始末，老人家一臉內疚，我內心卻是倒了遍地的調味料，摻和了各種味道，無法言喻。曾經認為即使是對的事，也要慮及自己的利益，既然與自己無關，何必自找煩惱。更何況幫助別人，自己沒有得益，又何須付出太多。但我從來沒有想過一心是這麼的無私。我知道她不愛與別人計較，但從不知道我曾經認為她的固執，其實只是擇善固執。她一直堅持做她認為對的事，不怕吃虧也要幫助這群老人。沒有想過回報，沒想過計較，到最後也沒想過犧牲的代價。

濕漉漉的地板折射了老人佝僂的身影，那縮小了的背影卻顯得特別蒼老。地上的雨水同時讓我看自己的倒影。以往我常常顧影自憐，認為自己的生活已經夠悲慘了，想不到這裏的居住環境更加不堪。思緒飛馳，忽然，瘦癯的手帶出了一張卡，我一臉不解。老爸說：「這是我們的慰問卡，還有昨天的果籃，是我們一起湊的小心意。麻煩你照顧好一心了。」我腦海一片空白，下意識地接過來，淚水不自控地落下，調味料的底處原來是鹹鹹的味道。這群人生活比我更加不堪的老人家，因為一生的仗義受傷而內疚不已。原來因為對的事而不怕吃虧，最後能夠收穫別人的真誠對待。我回想起老伯的公義，還有一心不為人知的付出，久久不能自己……

步出殘舊的大廈，霏霏的冷雨沾濕了我的衣服，此時一心說的話就如濕布衫一樣裹緊我的心，猶如醍醐灌頂，使我無法忘記——「不要害怕吃虧，覺得對的事就要做」。風雨下的一課，使成長過程中的覺醒之旅，我從別人親身經歷中牢記了這話的真義。

回到醫院，那些鮮紅的蘋果映得睡着的一心也紅彤彤似的，煞是好看。而我也相信，她的希望並不會變成虛妄。因為她不再是孤單一人，從今以後我也會銘記她說的這一句話，學習她不怕吃虧的性格，以此作為我日後的人生指引。別人總說往事如煙，舊事恍如曝光報廢的照片，但於我卻不然。一心所做的事，所秉持的理念教會了我，如何在這個冷漠的社會中自處：擇善固執，做對的事。

我走近窗邊，拉開百葉簾，心裏下定決心，以後要與一心結伴為弱勢社群爭取權益，覺得對的事就要實踐到底。我將心意卡擱在果籃邊，陽光斜斜而進，牡丹花彷彿又有了生機。